



春渚紀聞卷第三



韓青老農何遠撰

雜記

乖崖劔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居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日子句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劔約平人肩斷棗為二隱居驚愕問

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為人言也
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
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
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
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
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與之語曰我初視子輕揚
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
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徐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昼頗有
精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
其開爽善談即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
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
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揚曰余
常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揚
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完
就無一不佳者是人尚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
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揚復善笛蓄鐵笛大如常

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畫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觴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揚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使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為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其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既而揚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揚亦知沈有何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為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揚既行而沈以事留連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訪之了無所問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

揖以詢揚之在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
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
息而言曰揚誠竒士竒士左右之來惜較旬日
之遲也揚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
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
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
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是即觀中設位
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為舉子赴試禮部
一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
歲餘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
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
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道士
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
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
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
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閑事耶此

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詞謝
西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
目燁然如岩電煙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
剗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之
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為之
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以是易子所
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
異也即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
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
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
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
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
復再見乃西游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
客因畱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旦日必焚香
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
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
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畧無貴達至
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

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
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謂
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
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士也既而主僧請具
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
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呼燭設席命其僮
於竹筥中出果實數種既皆遠方珍新至傾酒
盞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廚十香酒也酒行筥
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
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候家
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
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
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
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
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即仙炷香前拜
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
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
曰我南嶽蔡真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

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
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
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
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
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
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
無憂也因授以內冊員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
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
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
符水救人疾苦外冊已成因南游過之夜語及
蔡員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
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
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
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
亦數歲而終將塋之夕有一道人不宣姓字來
護塋事且畱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洲泥姑寨循塘樂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

乾寧軍穿灤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塘時路
羣蛇橫道迺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愁者為人
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
大蛇枕道其首如甕兩目燁然可畏也既不敢
前即醉宿旁鋪鋪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
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鋪卒給
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
羹取數鬻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
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為蛇也食蛇之後更不
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
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
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
止瘡復因憇樹陰見樂中鶴雛群戲念欲取之
即身在鶴下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
取即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
人偶食成噐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
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為傳靈
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真為道士使掌香火大
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
履鞞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
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宇慢言
周視而出守真即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
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
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漸入末運向
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
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
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視
之况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既飯有一舉
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
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
且求其一戲為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鷄取
盞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

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語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鷓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盞中舉子徐舉盞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盞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鷓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晚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癍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為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鈔間取藥投之則化為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居四郎舟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
遇異人得丹竈術當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
度之為僧居京師定曆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
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
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
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為啓爐取刀圭與服十
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
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
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
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
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為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
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為獻子
宣喜甚送僧降堦而僧退揖為馬臺蹶倒應時
折足輦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貽其
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
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絪公
袞服兩粒無異也後不服如火亦不敢服子宣

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為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為戲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坐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辨封題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為我達於嚴州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綦華遇三皇閔宮

綦華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
父守甘陵華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
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華視其神矩清峻疑
非常人即憇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畧華心益竦
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華而言曰汝往恩州
省汝兄耶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
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塵
累也華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五曰日
晏矣汝行二十里可止當再相見也華再拜

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
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闕宮也華即整
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
灘三老人也華自甘陵即屏居絕慾專以修真
為務隱於子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
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
邊意未敢往乃詣華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
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游騎拍鞍歸
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

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華
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寔以布衣被虜
溫待寔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歸朝又擬投偽
齊議未決寔與華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華
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
也寔由是為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
廷定賞以寔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即一如
華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未為已郡守
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
傍觀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
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
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裙裹
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
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
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
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言因

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即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既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為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青人生以樵採為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棊弛擔就觀棊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

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巢神山也我將學大乘法
為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棊者問子師為誰曰
今勅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
即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為名而言人
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
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即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
人呼之每擇佛宇弊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
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
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
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
之事而湏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
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
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
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携瓶水上履層簷騰蹕
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遇處火不復延須臾
遂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鮒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

記為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為業年五十卧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把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戛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拈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捺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甯叢啞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覲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鮓鰻為給而鮓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鮓滿中投以鹽醃聽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醃之味漬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胃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醃為味以盃置牀時時飲之且言焦也與翻過着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逆而卒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噬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鷄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鷄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蛇徑投兒口與

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
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溘灤霜蟹當時不論錢
也每歲諸郡公厨糟淹分給郡寮與轉餉中都
貴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慎供奉侍
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
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體為糟漿
浸漬亦已透黃而矍索甕面往來不可執衆客
驚異徐出而縱之灤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餽飯

陶安世云張覲鈐轄家人嘗夢夢為人追至一
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
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
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餽飯一升耳始語次
即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
麥粒而鋒銛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
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即以手爪把搔至於痒
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把
助之至體骨現露餽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

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
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
求解不可得即張口承飯飯終咽下則痛楚不
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頰舌皆腫不能即語至
翌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唐人赴調
至山陽感時疾而終歸家即山陽李氏也遺孤
始十歲未克扶護歸柩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
寺兄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
至啓殯致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即為伽藍
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掩瘞貞宅始神魄自
如而轉生有期矣又冊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
間相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
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為與語我家
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瘞則免此矣
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
封不為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遺骸滓穢結界

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欲役使之亦幸矣二事
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為託之間
寂聞鍾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
循失葬明則致羈寃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迺
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為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
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
遂分供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為饌無物
為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
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
量出數金為襯施生曰食魚而湏襯施非余所
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
其欲金量與襯僧問生齋僧一負欲何所獻生
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
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
合瓜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
社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

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以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慮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經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蝻蚌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一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婦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蝻蚌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厨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注居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園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莫與羣豕求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矣

春渚紀聞卷第四

韓青老農何遠撰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尹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祈為一日之留堅不可得

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即具供帳於行館
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
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即為縣之胥魁約飲
於營妓而以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
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冠犯
闕鑿與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
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
異事小場自都人率以食飲為先當治其所先則所
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麵之直且市之
計其直與前比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
麵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為之及取糲一斛令監
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直而籠餅枚六錢
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
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為舉子時來
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
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已來米
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戒
使賤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

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為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即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賈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麪糲價不增而酒直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麪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為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即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攬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麪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他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為神明之政時杜

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竊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為能一夕步月莊居有莊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鞭袞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竊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會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莊戶散置膠竊至暮得半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即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即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憇所乘籃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捨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物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籍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撫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

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育報

於潛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即以疾報

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育妻也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為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游愛其和易多學中老諸兄各官遊相遠亦欲相依為生願得育女為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居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

呼市物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
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
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
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
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
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為誣也汝以一怒
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
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
之失其報如此况夫妻以樂禍為心而積惡如

陵京者哉豈不為它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為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
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待人高
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
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
官并相失之詳公領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
會書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
為稽緩爾耶馬離席隕涕曰某去京携家京師

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
相失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携孥
就祿無它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卮注酒滿中揖
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卮當有好事相聞飲訖
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
賢閣縣居於睽索中適某過澶州得之逆旅間
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某
適以已令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
軍校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
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
為禪比丘遍叅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
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
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
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
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
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小靳而吾何

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即起禪
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
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
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
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
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
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真夢又
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為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
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躡身沉海衆
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
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
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
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仰首久之沉波
而去即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
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共營
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
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真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
唱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
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
後當以三千為息歸子拒之不獲即如數付之
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
物因以為香燭之費而常蓄一猫甚馴起居之
間未嘗輒相捨也後猫死詮晝夢一官居有金
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第
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
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
為猫償報既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為冥官方為
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
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
千之息雖用為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
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
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為師叅問比折之報
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
語訖夢覺詮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為僧

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為佛僧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携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為猫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摔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急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為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胃然臂

錢塘盡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鳧血為味汝能為我密致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鷓窺道者於隙處披其胃取漆盃以利刃刺心血覆盃其上解衣帶纏遶久之開視盃中血凝矣即以葱醢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鷓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

明老住持明辭之聖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
尚未之許道者聞之曰湏我一行耳時明老出
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
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為和尚導即跪膝然
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駕從之觀者
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
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為
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
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
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
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
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
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為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居聞語居
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

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隣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竅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然撫接頓加和悅幾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曰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即懼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為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婦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迄今我

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
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
過怡顏盡為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
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
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
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
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
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為良雖士
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
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
曰請連黏裏表二百幅當為作一福字或曰紙
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麻皮十斤縛作令徑
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
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
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蹕往來場間須
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

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群集
之人天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
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中臨視
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
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為
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
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前
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為賜食
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
子者即取具鱠舉筋而盡自後日進一罌歲餘
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
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隣人小集主人者雖
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
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即請於主人曰

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旨攜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鷄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繪象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天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翬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

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
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
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
疑其為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
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斂始寂
然蓋其母初禱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
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妳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妳婆者年

六十餘鬢兩髻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為沈氏
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_數歲
無旁親可依為生施即庸春旁舍或織草履與
縫紉之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
擇良為配更為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
敬愛之每大家出游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
不移也至今尚在

孫家呂媪

湖州孫畧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

矣性謹朴無能它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噐
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
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
七十餘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為我髡髮着
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
而化家人遂龕置開元寺中觀者踰月了無穢
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春渚紀聞卷第四

